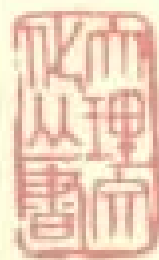


康熙鶴庆府志

〔清〕佟 鎮纂



康熙鶴慶府志

〔清〕 佟 鎮 修

鄒 啓 孟 纂
李 倬 云

22164

310

2

云南大理文史资料选辑

地方志之五

康熙鹤庆府志

〔清〕佟 镇 纂

1983. 4

大理白族自治州文化局翻印

49440

云南大理文史资料选辑前言

远在三千七百多年前，洱海地区就有了灿烂的石器文化。新石器遗址星罗棋布，西至云龙，东到祥云，北达剑川，南抵云县。各地遗址中，有房屋遗址，炭化谷物，粮窖，火塘；有大量石制的刀、斧、镰、网坠；骨制的针和装饰品；陶制的钵、杯、缸、纺轮等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宾川白羊村遗址，是一个占地三千多平方米的村落，不但有了木柱荆条泥墙的房屋和石、骨、陶制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并且有了墓葬。这个村落相当于中原夏王朝的末期。与此相距六百多年（即商代末年）的剑川海门口遗址，出土上千件实物，其中有十四件红铜制成的刀、斧、凿、鱼钩及装饰品，说明当时的居民已开始由石器时代向青铜时代过渡。近年来又在大理、下关、巍山、云龙、剑川、祥云、弥渡等地先后发现大批青铜器。其中祥云大波那古墓的发掘中，出土木椁青铜棺一具，长两公尺。棺盖成人字型，由七块铜板铆合而成，可以拆卸；棺身两侧布满回形纹图案，两头雕鹰、燕、水鸟、虎、豹、鹿、马、野猪等动物。随葬品中有锄、铤、尊、杯、豆、勺、釜和矛、钺、剑以及铜钟、铜鼓、葫芦笙等乐器；有栏干式房屋模型；有牛、马、羊、鸡、猪等模型。这些器物和雕刻图案，既具有地方色彩和民族风格，而且制作精美，造型逼真。这个墓葬是公元前五百年左右（即春秋末期）的遗物。从大理马龙峰、宾川白羊村

2012/33

新石器时代遗址到剑川海门口铜石并用时代遗址，再到祥云大波那的铜棺墓，显然是一脉相承发展起来的土著文化，而且源远流长。其中的半月形斧，三角形长鋤的锄、靴形陶锅等，在洱海地区民间至今还在流传使用，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西汉武帝刘彻开始经营西南、建立益州郡、曾多次用兵“昆明”，但终不能通身毒（印度），说明当时昆明人已有相当的组织力量。昆明人就是最早聚居在洱海地区的民族。东汉时，洱海地区的居民已经懂得金、银、铜、铅的冶炼和桐华细布的织造技术了。东汉在这里又建立了永昌郡。诸葛亮平定南中后，分设永昌、云南两郡。两晋南北朝时、中原混乱，无暇经营云南。此时寸氏崛起于滇中及滇东北，势力不及于洱海地区。唐初、由被称为“乌蛮”和“白蛮”为主的民族，形成“六诏”势力、六诏割据、各不相属。当时、洱海地区是唐与吐蕃互相争夺之地。蒙舍诏在这个矛盾中，依靠唐王朝势力而逐渐强大起来，统一六诏，进而夺取滇东两囊之地，西开寻传，北逐吐蕃，建立了统一云南各部族的强大的少数民族政权——南诏国。给洱海地区和整个云南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交流和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南诏和大理国相继在此建都六百余年，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已接近中原地区。元世祖忽必烈平大理，云南建立行省，从此，云南结束了独立半独立状态，政治文化中心东移昆明，而大理仍为滇西重镇。沐氏统治云南，为了彻底消灭地方势力，凡官府の典册、民间の文史，一举焚毁，不准留片纸。于是，南诏、大理及元代流传的一些白文典籍，地方故实，就此湮灭，致有文献无徵之慨！只有汉文史籍如《史记》、两汉、两唐诸书及樊绰《蛮书》等略可窥见南诏大理

事。然而明、清两代仍有不少热心于地方掌故的文人学者（如杨慎、李元阳、胡蔚、冯苏、师范等），采拾故老传闻，访诸旧家残简、参证汉文史籍、奋笔著述，代不乏人。遂有《南诏野史》、《滇载记》、《白古通浅述》等名篇传世。同时明清两代曾数次官修各府县志书，补省志之阙。但是这些地方文献，历经沧桑、长期没有重版、以至存世不多，甚至孤本残卷，也不易得。特别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四害”横行，造成十年浩劫；地方文献几乎荡然无存，如不积极抢救、重新印制、则将有继续湮灭的危险。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民族政策重新落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重新贯彻执行，南诏，大理历史的研究，又重新为人们重视。为了继承民族文化遗产，古为今用，以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文化事业，我们在州党委和州人民政府的领导和关怀下，积极收集整理地方文献，将其中有关南诏、大理的史料辑录成册、计有一百八十万字，将大别为大理州地方志专辑、大理金石录，大理考古资料，南诏大理专著选以及人物志，民族志风俗志，地理、游记、灾祥（地震）等目，陆续编印内部出版，以供有志于研究地方史、民族史的同志阅读、参考。由于我们知识水平有限，在编选整理工作中，必然有重要史料遗漏，选本不善、校点不精不确之处，恳切希望各位专家、读者指出，以便改正。

大理白族自治州文化局 编辑组

一九八二年九月卅日

编 辑 说 明

本辑收录了五种大理地区的古代地方志，即明代修纂的《大理府志》、《赵州志》、《邓川州志》和清代修纂的《蒙化府志》、《鹤庆府志》。这五种地方志都是国内现存的同地区志书的最早版本，其中除《蒙化府志》是清光绪七年重刻康熙卅七年本以外，其他四种都是孤本。现分别说明如下：

一、（嘉靖）《大理府志》：按《明史地理志》：大理府，领州四、县三、长官司一。即太和县（今大理县）；赵州（今下关市、大理县凤仪公社、弥渡县）；云南县（今祥云县）；邓川州（今洱源县邓川）；浪穹县（今洱源县）；宾川州（今宾川县）；云龙州（今云龙县）；十二关长官司（原治在一泡江之西，今名泡江，为金沙江支流，在祥云、大姚县交界处）。

（嘉靖）《大理府志》，成书于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共计十卷。大理人李元阳纂修。李元阳，号中溪，为明代大理著名文人。嘉靖元年（1522）中云贵乡试第二，成进士，历任分宜、江阴守令，迁户部主事，监察御史，荆州知府。廉洁有为，颇负民望。后乡居三十年，专心著述，先后纂修《大理府志》及《云南通志》。这是他留给后人的珍贵文化遗产。李修《大理府志》，原十卷，早已散佚，仅北京图书馆藏明嘉靖刻本残本二卷。（第一、二卷）因此未能窥全豹，诚属可惜。现存的二卷，属地理志，从中可以看到大理府的历史沿革、自然地理、

名胜古迹，特别是南诏、大理国史事纪述甚详，是一份难得的地方史料。本辑系收录云南省图书馆的传钞本。

二、（万历）赵州志 赵州，明代大理府属州之一。南诏时称赵州睑，大理国时称天水郡，元代称赵州，属大理路、明属大理府。州东南有白崖睑，旧有白崖城，明嘉靖四十三年修筑，更名彩云城（今弥渡县红岩公社）；南有弥渡市二巡检司，清代置弥渡通判，又有定西岭土巡检司。一九一二年析赵州所属之弥渡通判地置弥渡县，一九一四年赵州改称凤仪县。解放初期，划凤仪县属的红岩区归并弥渡县，原属凤仪县的下关镇、珠海、太邑二乡及关内北至羊濛河一段地成立下关市。一九五八年凤仪裁县并大理市，后归大理县、现为凤仪公社。

（万历）赵州志成书于明万历十五年（1587），庄诚修，王利宾纂。庄诚，四川成都人，当时任赵州知州，王利宾任赵州儒学学正。据庄诚《纂修赵志由略》说，州志的概略祖于府志，细目则访自民间。得到本州苏氏家传的三世遗稿和云南常氏草简二册。这些资料，当系南诏、大理以及元明赵州纪事的遗篇。万历赵州志共四卷，北京图书馆藏旧钞明万历十五年（1587）本，本辑系收录云南省图书馆传钞本。

三、（隆武）重修邓川州志 邓川州，明代大理府属州之一。元宪宗七年立德源千户，隶大理上万户府；元至元十一年改德源城为邓川州。明代因之。领浪穹县；南诏时，以浪穹、施浪、邓赧总名三浪立浪穹州，元宪宗七年立浪穹千户府属大理上万户府。元至元十一年降为县，隶邓川州。重修邓川州志，创始于明崇祯十四年（1641），刻成于南明隆武二年（1646），

历时六年。教濬贞修，艾自修纂。教为当时邓川知州；艾自修为当时著名文人，有“当代贤儒”之称。按有明一代，邓川州实行土流并治，土知州阿土官家世系，详载于“纶恩志”。明末土知州为阿尚夔、与艾自修为同时人。艾自修精进程朱性理之学，曾中进士，历任楚、沅刺史，后被督学敦请讲学、教习府、州、县诸生。此志艾自修辑纂并独力刻印。志书中有关邓川州的民族概况、历史沿革、州治迁徙以及土知州阿土官家的历史纪述颇详。北京图书馆藏明隆武二年刻本二册，本辑录自云南省图书馆传钞本。

四、（康熙）蒙化府志 明代及清初康、雍、乾均称府。乾隆三十五年改为蒙化直隶厅，一九一二年拆蒙化直隶厅所属漾濞巡检地置漾濞县，一九一三年裁厅改称蒙化县。解放后，建立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和南涧彝族自治县。明代蒙化府为土官左氏管辖，清康熙四年始置流官，设掌印同知。此志书即康熙卅七年（1698）蒙化府同知蒋旭所纂，共计六卷。蒙化志的由来据王继文序言谓：“明嘉靖间，别驾赵维恒创有蒙志，历今百有余年，兵燹频仍，篇章散佚，……戊寅之秋（康熙卅七年）、閤庵蒋君刺是邦，慨然任其事”。可见嘉靖蒙志早已不存，而蒋旭所纂的康熙蒙化府志是现存的最早版本了。此书复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由刘恺等继修，光绪七年重刻。本辑录自云南省图书馆藏清光绪七年重刻康熙卅七年本。蒙化府志内容较丰富，特别是卷一所附《蒙氏始末》一篇，尤为难得，其中许多史料为诸书所不载。

五、（康熙）鹤庆府志 鹤庆，明初为府，洪武三十年升为军民府，领剑川州及顺州；清康熙、雍正间为府，乾隆三十五年

(1770) 废府为州，属丽江府；一九一三年改为县。据(康熙)鹤庆府志序谓：明初，太守马柳泉草创鹤庆府志二卷，至崇祯时，乡人张懋敬等增修府志，其后版毁，遗书残缺失次。可见明代鹤庆府志到清初已残缺不可辨识了。清康熙五十三年(1714)鹤庆知府佟镇重新修志，计二十六卷。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藏清康熙五十三年刻本、计四册，云南省图书馆有传钞本，本辑录自传钞本。

中国古代地方志极为丰富，为世界各国所不及。历代以来全国各地都很重视地方志的纂修，因此，它具有区域性，连续性、广泛性和可靠性，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它为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和古代自然科学提供了丰富的宝贵资料，历来为中外学术界所重视。从中国地方志的收藏情况看，在国内，北京图书馆收藏约六千部，上海市图书馆约五千部，南京图书馆约四千部；在国外，日本人来中国采购方志，已有一百五十年历史，收藏数量多而且质量高；美国自鸦片战争以后，通过各种方式收集中国地方志，现存美国国会图书馆、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华盛顿大学等单位共收藏中国方志七千六百多部；欧洲七个国家二十五个单位收藏中国方志二千五百九十部（据《文献》1979年第一期朱士嘉著《中国地方志浅说》）这只是个大概情况。

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继续和发展，我们不应割断历史。对于中国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丰富的文化典籍，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批判地加以继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达到“古为今用”。为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文化，为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服务。

本辑对原书作了校点工作。原书均未断句，这次付印全部作了断句，标出新式标点；同时发现一些衍、脱、误的字句，衍者删之，脱者补之，误者正之，多方考校，力求准确，补脱和正误的字，均加括弧，以示区别，不另作校勘记。由于水平有限，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敬希读者及专家指正。

编辑组

一九八二年十月卅日

鹤庆府志

(清) 佟 镇修

邹启孟纂
李倬云

鹤庆郡志序

天地之正位曰君、曰亲，人生之大节曰忠、曰孝。古来忠臣不忘其君，孝子不忘其亲，皆此志为之也。推而及之，类而举之，以及山川之文物，人民之风化，非志不足以彰其美，非志不足以核其实。故知志之为功，实有关于世道人心者诚大矣哉！余自奉□□□命来滇，甫莅兹土，见夫若者为山之高，若者为水之深，虽鹤郡留在极边，而襟山带河，古迹可考，洵称为礼义之邦。然徵之通志，举其网或遗其目，载其统或弃其绪，嗟呼！何名实之不相符也。适有□□□□□代郡守佟公者，于康熙甲午岁聘斯郡之绅衿名儒，以鹤郡录成一志，因而徵序于余。余不揣，敢以猥武之臆见，摭著书之精意，览其全部，上自古今废兴、沿革、疆域、山川、风俗之淳厚，文章理学之渊源，忠孝节义，仙释可废，下逮风土、物类、鸟兽、草木，备载可考，未尝不指而目之曰：美哉斯志！足以佐圣朝之内史所不逮者也。余八载于兹，毫无善政，素餐

之消，所不免矣。年来世道日臻于化理，人心渐摩于礼义，和衷相济，兵肃民安。非佟公之端躬清化，廉得輿情，而孰能若是哉！其后之观感而兴者，显诸仁，藏诸用，鼓万物而成不拔之操者，未必不因是志而见功也。

时

康熙五十三年岁在甲午南吕月上浣之吉镇守云南鹤庆丽江等处地方控制土汉兵总兵官郝伟荣亭甫拜撰

叙

汉元和间，滇有龙马白鸟之祥。章帝因偏置学校以迁其俗，此滇文献之所繇始也。当是时，鹤郡初蒙声教，僻在一隅，上之欲得一家之言，讨论得失而已，无修明典物之书。次之欲得一疏通知远之士，以折衷是非，又复无崇尚风雅之辈，以故世远事湮。而汉以后之事，所以多阙略也。迨明兴，太守马柳泉始用禹贡职方之意为志二卷，然初属草创，犹未集其大成。至崇祯时，乡先辈张懋敬、史实斋诸公起而增修之。言有物而事有程，煌煌乎一代之信史矣。奈奸人恶其害己，阴毁其板，遂使一方图

籍残阙失次，无复节目之周详。甚之传闻异辞，浸失经纬之本末，而元明以后之事所以多失真也。夫鹤亦士大夫之区也，而事之阙略失真若此，究未有起而修葺之者，不诚阙典哉！幸今别驾佟公，博学高才，来莅府事，政理民安，乃取郡志而更定之。远则稽诸历代史、山海经、汲冢周书，以明其疆域土贡之离合，采说文、通典、及晋常璩、唐韦皋、崔佐时之南中录，中溪太史之通志略，以证其经营废置之因繇。近取丁燕山之通志全编，以定用舍之时宜，然后张立题部，分为二十有六门，而以天物之祖也，地物之妣也，故先之以星野；即次之以輿图。纬地经天，端有赖乎区画；故继之以建置。即次之以沿革。区画定则庶功兴，故登之以城廨赋役，即次之以祀典。庶功兴则日用有所考，故进之以风俗，即次之以物产。日用足则御侮备乏所当豫也，故正之以秩官，即次之以军政。御民有备矣，牧民有司矣，而教不兴则失性，才不遴则失人，故重之以学校，即次之以选举。教立贤兴则行谊端，功德著而文章显，故纪之以名宦，乡贤、忠孝、节烈，

即次以艺文。而终乃以隐逸仙释缀之，以梵宫灾祥殿之。此二十六条中，远自汉唐以及元明之典制，近则（下阙）善之规，我皇上宸翰之大，悉为编纂，而志于是乎成矣。夫经之天文，分野定也；纪之地理，疆界正也；区画庶功，安其居以养之也。立教正其德也；纪宸翰示同文也；严祀典敬天也；崇功德而重文言，华实并茂也；书武政重边事也。举此数者，而鹤之文献已无阙略、已无失真矣。况山川名胜之巨细不遗，灾□杂艺之纤渐皆备以之信今而传后，亦□□告无罪于张史诸公也哉。若品藻宦业，予夺人物，则又俟夫后之哲匠宗工，是集不过为□衷之具，讨论之资已耳。敢僭文献之末耶？

康熙甲午仲冬之吉宝峰李倬云撰并书

序

上可以有益于时，下可以传于后，学士之所期也。顾有得为者，有不得为者。损益历代之典章，成一家言，以鸣国家之盛，职在馆阁者主之，所不得为也，罗网一君之遗事，集而成志，以传之后人，守土者之

责，所得为也。独是为所得为，而核之不实，纪之无文，亦不克传；即传亦不能强人使必信，志岂可谩为哉！鹤郡旧有志，然但载有明以前事。至本朝定鼎，世祖章皇帝制度损益，已美不胜收。而我皇上文德武功，比盛唐虞，凡薄海内外，咸有纪载以志颂歌，独此一偶未尝珥笔，非所以彰圣治、示法守也。且又闻之：阐微显幽，君子之责。鹤虽弹丸一块土，其在尧天舜日之中者近七十年。其间或舆地建置之规，赋役山川之典，不无前后之异制，而阙焉未纪。或郡之贤有司，以及乡士夫之胜迹芳规，无心市誉，遂至历久而不得白；或穷乡僻坞，孝子贞妇，义风独行，贫贱而不能达之有司；或当世贵人之志表诗文，湮没名山而不尽出；或灾祥迭见，以为细碎而不得书；或名景湮祀遗逸而不得显，往往然也。若概略而不传，又何以分得失、示劝惩乎？予怀此惧，窃因其得为者而为之。于是取诸往帙，询诸父老以实其事；商之郡博士以文其词。且第其事之先后，而区为二十六门，今巨细比次以伦，务使详不致诬，约不致遗，七月有奇而志乃成，书成拟藏之衙斋，未尝自信，谓可传于后也。乃郡缙绅进予言曰：是书信史也，为鹤志耶实可以治鹤，矧其事实而不诬则可传，文约而该又可传。梓而传之，又为所当为也。予不能违众心，遂序而付之梓。

时

康熙五十三年岁在甲午仲冬之吉署鹤庆军民府事
本府通判长白佟 镇仪 甫撰

序

珍裘以众腋成温，广厦以群材合构，物莫不然。况于为志乎？是故昔之善于为志者，即明且哲，犹必周于咨諏，兼总众虑，又必阅历岁月，更数贤之乎，而后讨论明事迹实始，为可信之书，非漫然也。鹤旧志始为于明太守马柳泉后，乡先辈张蓼怀，史秉信诸公继为之，然亦只载明时事，且残缺无完书。至我朝定滇，鹤之建置沿革，虽亦因明制而损益之，而官守、兵防、赋役、水利，与一切山川、禋祀、人物、灾祥之属，无不事关国纪，用切民命，而皆未经编录，岂前莅兹土者不能为耶？盖不及为耳。适启孟教授是邦，别驾佟公视堂篆，公事之余，窃以一方图籍不宜久阙，乃取前志而增修之。书成启孟读之，见星野、山川、城郭则因旧，赋役、风俗、营建则因时；官师、人物、艺文则因人；典故务搜遗编，书法準之左氏；无谀词，无遗事；而一方之因革、兴亡、得失，毁誉，悉有以征其实而表其微，是岂为所得为也哉？异日者圣天子命輶轩而采风土，将藉此以为信史，是为序。

时